

地350
42
部2:61

第六十一冊

卷一百一

宗教考一

卷一百二

宗教考二

卷一百三

宗教考三

新纂雲南通志

盧

焘

漢題



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一目錄

宗教考一

佛教一

明季以前雲南佛法之盛

遠古傳說之可疑

迦葉入定雞足山辨妄

阿育王子封滇辨妄

鶴拓妙香國辨妄

摩騰竺法蘭建寺辨妄

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一

宗教考一

雲南宗教自昔以佛教爲最盛道教只屬附庸蓋佛化之普及已遍於各地深入人心與生活習慣融而爲一道教之經典儀式多摹仿佛教至耶穌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則歷史較短茲考參稽載籍而以石刻及傳燈錄高僧傳所獲資料爲豐故於明以前佛教鉤稽較詳至清代佛教已衰可紀者少天主教僅得其大略道教耶教等資料尤爲罕覯本多聞闕疑之意暫爲從缺

佛教一

滇之佛教傳聞於漢晉興隆於唐宋昌於元盛於明而衰落於清紀錄雖未詳盡略可考見源流佛教之盛衰與政治文化互爲因果亦

研究滇史者所不可忽也南詔野史載鄭仁旻時僧智照撰封民三記又載段素英時述傳燈錄滇釋紀曰「續其雲南之禪證」二書不傳不審其內容也元至正間華亭山僧玄峯撰高僧傳已刻版

見碑記

今亦不傳不識其書限於滇僧否明季雞足山僧周理取大巍之竹室集朗目之浮山法語合滇南諸名德小傳爲曹溪一滴清初蒼山僧圓鼎復益以諸家禪師語錄與夫志乘塔記之文輯爲滇釋紀雲南僧史此爲較備觀所錄或近於荒唐或強爲比附且有與滇無關而載之者蓋圓鼎雜鈔舊說間出傳聞未爲深究又所徵引多不注出處要爲前人紀錄也明清志書有寺觀志與方外傳又於山川古蹟雜異諸門亦往往載佛教事蹟雖採摭未備且鮮有條貫然亦足資考校輓近則石屏袁樹五嘉穀撰滇南釋教論載臥雪堂文集中



推究遠古迄於近世惟亦概說而未詳稽故實會澤夏嗣堯光南之滇南佛法源流亦頗簡略新會陳援菴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徵引極博識斷至精雲南佛教史事乃有完善之本其書斷自萬曆年間述明季事蹟甚詳明季則錄陳氏書之有關雲南者復稽載籍碑版之有關雲南佛教者別其條次以時以事分述如左

明季以前雲南佛法之盛

吳偉業詩曰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此清初人贊美雲南佛教之辭世人或睹今日佛教衰敗疑梅村詩爲過譽然考之史蹟晚明以上雲南佛化之深爲他省所不及惜紀載或缺且邦人不好爲誇張之辭故爲世人所忽略耳夫佛法爲化導衆生皈向覺王原不分於緇素故以住持三寶開宗立教論雲南佛教固較遜於他省若以佛

化之普及而論衆生崇信三寶之廣遵行遺教之虔則較之他省有過之無不及觀元明人所親見之紀錄可以知之若僅出於一二人之言或以爲不足信然吾人所見凡述滇人信佛者則無一人不盛稱之且未見與此相反之說則元明間雲南佛法普遍流行信仰誠篤其事可傳姑略舉元明人所說如次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記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尙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

大理大觀也

亦見張道宗
記古演說集

李源道創修圓通寺記

延祐七年

曰滇俗奉三寶尤至戶有梵宇昕夕熏

燎鐘磬聲相聞少老牢自持律不輕斃一蟻

李源道萬春山真覺寺碑泰定二年曰南人崇信浮圖甚至因敬生悟人知嚮方

述律杰重修大勝寺碑至正四年曰古滇居氓慕善齋潔茹苦食淡手捻菩提珠口誦阿彌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連西竺與佛國通理勢然也

支渭興重修五華寺記至正十八年曰雲南去天竺里以萬數而真乘佛印與儒典並興上自豪貴下及賤隸莫不頂戴欽奉

張統具足禪院記洪武二十六年曰梵人按今之民家人修繕刹宇尋襲師宗事佛惟謹張通崇寶山正覺禪寺記宣德四年曰滇國西隣乾竺好善者衆老稚牢持戒律不輕斃一蟻無山不寺無寺不僧

陳遜重修海源寺記宣德八年滇南土俗民之信佛尤篤

景泰志卷一引舊志書曰梵人無間貧富家有佛堂老幼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居半朔望則裹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二月八日為迎佛會相率罄其資從事雖廢萬錢莫之惜者今牧守嘗節約者此會少也按雲南府風俗唐瑜遷建觀音寺記成化二十一年曰雲南俗善佛教雖衣食弗繼而崇奉之者不少

正德雲南志卷六曰梵人與漢人雜居俗最重佛每年二月八日為賽佛會佛車紙塔填塞道路男女縱觀親戚相賀七日方罷按江府風俗

楊德弘山集序萬曆乙卯曰滇俗率齋事佛惟日不足

謝肇淛滇略卷四曰葉榆以西接壤天竺國故自唐宋以來崇奉

釋教日甚一日朔望則裹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曰信三寶家永爲和合點蒼雞足大鼎之間緇徒雲集搭桂蘭若金碧輝映相望豪屬鄉紳財物不以治第施貧而盡畀爲檀林梵宇之費至於土官桀鷩好命一遇緇流無不膜拜頂禮捨資如流自古通南詔通紀野史等書什九載佛教神僧靈跡詭譎可獻亦足見當時之崇尚也

如上所舉並親在雲南者所記衆口一詞當非虛語而當時崇信佛法者爲楚人與漢人楚即今之民家蒙段時爲大宗族其信佛之深元初已然若非經長時期熏染佛化曷克至此謝肇淛謂唐宋以來崇奉佛教者是也而雲南居民宗支不一民家之外以爨人與擺夷爲著然初未嘗信佛法也楊興賢撰獅山建正續寺碑記延祐七年曰南詔

右釋其來尙矣然三十七部之俗嗜殺性成雖老師宿德家至日見提耳訓誨猶執迷不悛無緣而化張統具足禪院記亦曰「西南諸種曰楚曰爨曰獠曰夷而旁孽庶醜又不可悉紀獨楚人事佛餘種皆不之信蓋其氣習使然無足怪者」今爨人亦多信佛則明以後始漸化也又擺夷佛教今日甚盛惟元初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行紀謂金齒無佛像亦無廟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而云吾輩皆彼所出明初錢古訓李思聰之百夷傳謂麓川俗不祀先奉佛亦無僧道據擺夷文耿馬源流所載土司罕虔時始有佛教自暹羅傳來虔爲萬曆間人知擺夷之有佛教亦萬曆以後事惟車里則較早耳滇之西北今流行喇嘛佛教而所知麗江五大寺中以福國寺之喇嘛爲最早始自萬曆年間萬曆以前福國寺爲禪林也其餘四寺則創

自明季至乾隆年間惟中甸之喇嘛教則爲較早耳茲述明季以前雲南佛教之盛未及西南之錫蘭教與西北之喇嘛教也

遠古傳說之可疑

明季以前雲南佛法之盛爲可知之事實而所以盛者當經長時期之薰陶非驟然而至則雲南之有佛法始自何時須當考求者後世傳說事蹟甚古如迦葉阿育王摩騰之故事然皆依附非有確據不可輕信也

迦葉入定雞足山辨妄

正德雲南志卷二九曲山曰相傳此山乃迦葉授金蘭入定之所萬曆天啟志書及李元陽謝東山王士性方詎菴汪蛟周懋相阮尙賓王天工諸人記雞足佛法之始皆同此說

按文並載雞足山志藝文志

徐霞客雞山志略

卷六神跡原始即記迦葉傳法正宗今見康熙雞足山志卷首載迦葉尊者守衣入定像及雞足山迦葉尊者讚又卷一敍錄曰「飲光爲釋迦大弟子傳衣入定實在雞山宗燈不熄蓋始於此山以尊者名故考訂宜詳也因首及之」此卷即載迦葉事跡釋圓鼎滇釋紀首載法源雞足摩訶迦葉菩薩事蹟末曰「彼時阿難親刻菩薩像一尊遺於華首門今迦葉殿所供小像是滇南佛法自斯爲始」明清以來傳說迦葉入定即在今雞足山之華首門且言阿難朝禮石門曾開唐小澄叩石門訇然中開明嘉靖間一僧結草庵於石門苦行三年夢石門忽開殿宇齋堂歷歷可指咸以爲迦葉靈跡即藏於此 又如汪蛟說「山巔有迦葉卓錫成泉名八功德水

按八功德水見具舍論

徐

霞客遊記卷六曰「迦裝石上圓孔爲迦葉卓錫之跡」雞足山志

有阿難臺阿闍石之遺跡以爲迦葉入定於此山斑斑可考者然証之天竺紀錄則非也

釋迦 (Sakyamuni) 弟子摩訶葉波 (Mahaka Syapa) 此曰飲光 以法付

囑阿難 (Ananda) 辭阿闍世王 (Ajatasatsu) 入定雞足山事釋

典多載之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四摩訶迦葉涅槃因緣曰

尊者迦葉至雞足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跌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

身著佛所與糞掃衣自持已鉢乃至彌勒興世之時令不朽壞山即

自合履尊者身」梁伽婆譯阿育王經卷七迦葉因緣北魏吉迦夜

譯付法因緣傳卷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那邪雜事卷四十諸書紀

迦葉入定事皆如是說

然迦葉入定之雞足山在中天竺也法顯佛國記曰「到王舍新城

(Rajagrka) 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 (Gvidhakuta)

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按約三十里到伽耶城 (Budaha Ga-

ya) 按以上節錄原文 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

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

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榛木茂盛又多獅

子虎狼不可妄行」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摩伽陀國 (Magadha)

曰「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托播陀山 (Kukruta-

pudajiri) 唐言雞足山 慧琳音義曰屈屈吒山梵語唐曰雞也見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二 亦謂婁盧播陀山 (Garupa-

dah) 唐言尊足山高巒峭峻極深壑洞無涯山麓溪間喬林羅谷崗

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嶠氣將天接形與雲齊其後尊

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曰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

子也厭世無

乃往雞足山即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

立以願力故

一 僉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

道宣釋迦方志卷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三所載並出西域記義淨

求法高僧傳卷上曰「那爛陀寺西南向大覺正南尊足山並可七

驛」尊足山即雞足山也又繼業西域行程曰「摩伽提國

按即摩伽陀亦作摩竭陀

南百里有孤山名雞足三峯云迦葉入定處」此並親歷其境者之

言也

據法顯傳雞足山在王舍城西四由延又南三里經葛尼剛 (Cum

ingham) 之考証定為今 (Kurukihar) 鎮北北東三里之 (Murahi)

山其中央最高峯尚有殘甑環繞地基之遺跡見岑勳仲佛遊天竺國記者釋引又邦乃爵

(Banerjil) 以為伽耶 (Budaha Gaya) 東南東二十哩之 (Gurpa

Hill) 即雞足山日本足六喜六即申此說見法顯傳考証蓋佛國記所云伽

耶城南行三里為三由延之誤始有山可尋自貝爾 (Benl) 核正

佛國記文諸家並從其說所稱之山名雖不同而所指則一處此可

確知雞足山在王舍城南距菩提樹東南十餘里之處也茲錄位置

圖如次來自法顯傳考證



雞足山位置圖

山之名雞足以形似也道宣釋迦方志卷下摩竭陀國曰「屈屈吒

播陀山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志磐佛祖統紀卷五記迦葉入定事

曰「雞足山其山三峯如仰雞足」又卷三十四所載同按梵語屈屈吒播陀意即

雞足也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二「鳩鳩吒 (Kukkuta) 此云雞也」又大正藏

二一三〇號之翻梵語所載同禮言梵語雜名曰「梵語矩羅俱吒雞也」又唐梵語雙對集所載同又義淨

梵語千字文曰「播娜 (Pute) 足」禮言梵語雜名唐梵兩語雙對集並同唐梵消息曰「波馱

脚」按諸書異字鳩鳩吒或矩羅俱吒音並與屈屈吒近又播娜

或波馱音並與播陀近則屈屈吒播陀者意即雞足故譯語如是也

雲南之雞足山亦以形狀名王士性遊雞足山記曰「雞足山前紆

三距後伸一支若雞足然」馮時可雞足山記曰「雞足山三支並

起鼎峙若雞足」山之形勢康熙雞足山志詳紀之然則山以形狀

得名兩山之形相類故命名亦相同此固不足怪者惟不能附會甲

山之事蹟於乙山也 考印度山名有比羅娑落 (Pirusagiri) 此言額

濕縛拏 (Asrakarna) 此言馬耳逾健達羅 (Yugandhara) 此言雙峯蘇迷盧 (Su-

meru) 此言妙高諸山按並見翻譯名義集卷三與中土山名同者多也豈能認為一山而以其

事跡相附會乎

釋同揆即文蒼洱叢談曰「宋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

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紀錄行程按即繼業行程載吳船錄曰巍峰曰雞足山

曰優波掬多 (Upagupta) 石室曰王舍城 (Rajagrha) 曰鷲峯 (Gr-

dhrakuta) 曰阿難半身舍利 (Cavira) 塔曰畢鉢羅 (Pippala) 窟

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自古通載釋迦佛在西洱證如來位而藏

中謂靈鷲山為如來說法華經處其說相合又佛滅度時迦葉尊者

在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窟舍利塔現存則通紀及西陽雜俎吳船錄俱同一轍雖遠近大小稍異然徵今考古不爲無據亦足起緇白之信向耳」則凡釋氏之故蹟並在西洱河也見於志乘者有點蒼山即耆闍崛山畢鉢羅窟在白崖諸說然託名耳楊士雲弘山存稿卷十一山川辨曰「點蒼山或以爲靈鷲山蓋借稱耳靈鷲山在天竺國即漢身毒都臨恆河」此說最合理蓋雲南佛法既盛以後以佛國山川之名借稱雲南之山川固好事者所依附不能以借名而說其本山本川即在此也

前人亦知迦葉入定之雞足山在印度又欲以雲南之雞足山附會之故謂雲南古爲印度國境則謬妄也李元陽放光寺記曰「按內典雞足與耆窟山按耆闍（Gvdrhahuta）相隣此地唐以前原屬西域

天竺界內」謝東山遊雞足山記曰「余惟昔釋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迦葉爲之大弟子是時滇中爲西域之境未與中國通故迦葉得占雞足山爲道場汪蛟遊記所說同雞足山志考證曰「三代時滇中原屬西域之地爲阿育王所封攷之佛典野史點蒼即靈鷲則此雞山爲迦葉尊者入定之處無疑矣緣雞足山至漢以後始通中國而中原人觀佛書哆大多荒唐語遂以佛爲非復人世所有故親觀雞山華首石門而反疑尊者未必在此蓋不知雞山當周時原在天竺幅員之內具此山前後數百里之間諸佛菩薩靈跡顯著者甚多其爲佛地也可知」以欲實指迦葉入定在雲南雞足山謂雲南古爲天竺國境然迦葉入定之雞足山距王舍城（Rajaghrā）甚近豈能在數千里外之西洱河畔乎况遍翻載籍無可證雲南在漢以前爲天竺國土

欲以雞足山之附會而意造史事者愚且誣也 總之雞足山之傳說爲佛徒比附不可誤認爲確有其事也

阿育王子封滇辨妄

萬曆志卷十六曰「邃古之初西海有阿育國其王能登雲上天

原注出隋

書

娶天女生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弘德季曰至德封長季二子於金

馬碧雞俾各主其地次子封於蒼洱之間阿育俗奉佛教惡殺不如

葷腥日食白飯人稱之爲白飯王爲白國之鼻祖也

釋同揆蒼洱叢談所載同惟白作梵

謝肇

澗滇略卷二曰「點蒼山中梵宇叢林絡繹相望相傳爲阿育王封

國三千蘭若茲得其半今存什一耳」又曰「弘聖寺塔高二十餘

丈十有六級相傳周時阿育王所造塔也」釋同揆蒼洱叢談曰「

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

其舊址」又曰「弘聖寺舊名王舍寺浮圖高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蒼山向有五百寺皆阿育王建今尙有六十餘」按此謂阿育王布佛法於滇封其子於滇所說遺跡若有所本然阿育王子至滇之說始見於張道宗記古滇說證之內典則無其事也

記古滇說曰「周宣王時西天竺國有國名摩耶提 (Magadha) 乃

淨飯王摩耶之後裔也摩耶提名阿育王 (Asoka) 生三子長曰福

邦次曰弘德季曰至德三子俱健勇因父阿育王有神驥一匹身高

八尺紅鬃赤尾毛有金色三子共爭之王莫能決乃曰三子皆一也

與一則偏一而不愛於二也命左右曰將我神驥縱馳而去有能追

獲者主之乃一縱直奔東向而去三子各領部衆相與追逐有季子

至德先至滇之東山而獲其神驥乃就名其東山以爲金馬山長子

福邦續至滇南之西山聞季子已獲其馬停憩於西山之麓忽有碧鳳呈祥後日山曰碧雞次子弘德後至滇之北野各主之不回王憂思滇類衆恐未獲歸乃遣舅氏神明統兵應援將歸不期哀牢夷君阻兵塞道不復返矣按後文又曰前哀牢王阻其道阿育王三子不復返矣遂歸滇各主其山阿育王三子並神明四甥舅之遺衆同諸夷新處崇信佛法不忍殺生遷居白崖鶴拓浪穹

漢宣帝遣諫議大夫王褒求滇金馬碧雞之神神乃阿育王之仲季子也因收金馬見碧雞騰翔各以山主之乃兄弘德舅神明俱爲神矣

南詔威成王樂誠九年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謚以帝號而神主各山以廟祀之按南詔野史卷上貞元十九年異牟尋封雲南金馬碧雞二山之神爲景帝長子福邦爲碧雞山主廟山之

下謚曰伏羲山河清邦景帝次爲靈伏讐夷滇河聖帝三爲金馬名山至德景帝廟於金馬山麓謚舅氏神明乃曰大聖外祖神明天子廟亦碧雞主廟之左 宣武帝隆舜三年幸善闡城祭阿育王子金馬碧雞二山景帝及祀神明天子各立廟」按此說多見於滇史之書如康熙志卷三十滇考卷上王崧道光志鈔封建志及諸本志書所有異同咸以意說非有根據不暇詳校也

按佛入滅以法付屬摩訶迦葉波爲西土法門始祖自後阿難陀末由地 (Madhyamika) 優波鞠多 (Ugandha) 相繼弘持佛法據佛祖統紀卷五

優波鞠多以佛滅百年出其時摩伽陀國阿育王 (Asoka) 即阿輸柯亦作阿輸迦阿怒伽

阿迦王此曰無憂王也 敬信三寶禮請優波鞠多尊者入於內宮安置寶座自扶而

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衆信乃宣揚佛法

廣播衆土厥功甚偉據付法因緣傳卷三阿育王統攝瞻部化治人神爲大護法內

典多載宣教事蹟無縱神馬至滇之說今存阿育王摩崖刻石第十

三柱紀阿育王在世時分遣大德至各地傳教事蹟惟無至中國之

語則滇中傳說必不可信其事荒誕蓋以散見內典阿育王事蹟而

依附之也

西晉安法啟譯阿育王傳卷一曰「世尊向王舍城次第乞食與阿

難在巷中行見二小兒一名德勝梁伽婆羅譯阿育王經作闍耶上族姓子一名無勝阿育王經作毘闍耶

次族姓子弄土爲麩德勝掬土奉世尊世尊即便微笑阿難白佛言

何因緣故現於微笑佛告阿難我若涅槃百年之後此兒當作轉輪

聖王四分之一於花城阿育王經作波吒利弗多城作正法王號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

八萬四千寶塔饒益衆生按節略伽婆羅譯阿育王經言迦夜譯付法因

緣傳真諦譯部執異論玄奘譯異部宗輪論諸書並有是說佛作預

言後果屬二百五十六比丘至各地多起寶塔廣播弘法言滇南佛

教者亦依附之以爲阿育王時傳法至此也

阿育王傳卷三記其太子駒那羅 (Kumara) 作拘那羅又作鳩那羅拘浪拏生有異眼

出征訶羅陀國得叉尸羅彼城 (Taxila) 治理其地阿育王重病將

以駒那羅爲王其嫡母妬之設計使叉尸羅人挑駒那羅眼乃盲目

歸亦見阿育王經及付法因緣傳諸書符秦曇摩難提譯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按拘那羅初名法益

亦作法增即專記此事意者後人誤讀乾羅陀爲乾陀羅乾羅陀 (Gandhav

) 在北天竺其名亦用於雲南見法國伯希和之交廣印度兩道考乃謂駒那羅至雲南又駒

那羅本雪山鳥名以太子之眼似此鳥故名之譯音本無定字已見上文而

說者或以駒字附會神驥以神驥而附會滇池之金馬山乎

阿育王傳卷七記「師子國主貢獻五枚如意寶珠有一珠與諸夫人若與一者恐餘者恨阿恕伽王即遣人入宮唱言其有衣服纓珞最第一者當與此珠」此事與縱神驥故事相類不識其說即蛻化於此否

然不論此說緣何而起當出虛構內典所載阿育王事蹟獨無三子之說又無縱神驥使人往追之說也

且金馬碧雞初非山名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曰「青蛉禺同山有金

馬碧雞

續漢書郡國志同

漢書音義曰

「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後漢書李賢注引

王隱晉

太康地記「雲南青蛉縣出碧

太平御覽珍寶部入引

按青蛉縣在今大姚北境

及鹽豐永仁之地

說詳漢晉雲南郡縣考釋

北濱金沙江蓋其時青蛉縣以出金與碧

著也其物產量既少且金形似馬碧形似雞者當更希乃不免有附

會後漢書西南夷傳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水經沱水注「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

之

已見華陽國志南中志

漢書郊祀志「宣帝即位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

醮祭而致之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又王褒傳

卷六十四

下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

按寶字當留意

可祭祀致之宣帝使褒

往祀焉褒於道死上憫惜之」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王褒碧雞頌

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

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直視

金馬碧雞為神物也初所謂金馬碧雞以金與碧為主名馬與雞為

形容詞至是以馬與雞為主名而金與碧為形容詞左思蜀都賦「

金馬騁光之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思別傳曰「金馬電發於高

岡碧雞振翼而雲披」即用其說自後以金馬碧雞爲倏忽莫辨之神物也 而滇池之傳說漢書西南夷傳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又曰「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水經溫水注「滇池城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此神馬鸚鵡不免與金馬碧雞混爲一談乃謂滇池有金馬碧雞於是滇池有金馬山碧雞山也 樊綽雲南志卷二「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拓東城相對」金馬山在拓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曰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兩山之名起於何時已不獲考惟南詔德化碑曰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安甯即今之安寧縣 說詳隋唐雲南州縣考釋 則碧雞山之名初唐已有之而樊綽謂金馬山亦有神祠者知當時已封金馬碧雞山

神而金馬碧雞之來歷亦自不免神異之傳說

疑雲南之佛法既盛以後欲託佛法起於遠古乃謂阿育王子封滇而與金馬碧雞神話合爲一事此記古滇說之故事所由起也此說之始當在元代以前而張道宗錄之以爲史事觀所紀尙無葉榆阿育王塔之說後始附會葉榆佛教亦始自阿育王也此類傳說僅足爲研究民俗學之資料不必深究然言滇史者以爲確有其事且誤爲白國之祖 又野史謂莊躡信佛法滇王常羌好佛國勢不振之說亦無稽不足信 故舉其可考者以辯傳說之來歷如此

鶴拓妙香國辨妄

謝肇淛滇略卷四曰世傳滄洱之間在天竺爲妙香國釋同揆蒼洱叢談亦曰「大理府爲天竺妙香國」 陳鼎滇黔紀游同 萬曆志卷二曰香崖在

蒼山中峯之半世傳釋迦文佛六年棲雪山苦行之地釋圓鼎滇釋
紀曰「妙香國即今大理也亦曰鶴拓蓋鶴拓即妙香國也當出自
梵語然考新唐書南詔傳曰「南詔或曰鶴拓」資治通鑑「乾符
元年法按隆舜立國號鶴拓」則南詔亦稱爲鶴拓五代會要卷三十册
府元龜卷九八一並載大長和國按鄭氏轉牒亦稱來自鶴拓惟會要作
鶴拓元龜作鶴枯鶴爲鶴字之訛枯爲拓字之訛形並相近也胡曾
代高駢回雲南牒曰「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彼國之新制不知鶴
拓惟認苴咩」此辨南詔新舊名號以鶴拓爲新名高駢回牒應在
乾符元年冬季以後是時始用鶴拓新名通鑑所云可信崔致遠桂
苑筆耕集卷二謝示南蠻通和表曰「入鶴拓使迴得驃信表」通
鑑廣明元年考異曰雲南事狀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

拓或稱大封人」並乾符元年以後事也 自後鶴拓爲大理之別
名玉海卷一五四交趾貢方物條「祥符七年七月言敗鶴拓蠻貢
馬獻捷」張道宗記古滇說集以白崖鶴拓浪穹並稱此並以鶴拓
稱大理也其見諸吟詠者康里子山按當是嶮嶮見景山即李京歸自南談點蒼
之勝寄題一首有「有客新從鶴拓回自言曾上五華臺之句萬曆志卷二
王時遙盼點詩有「歸日遙瞻鶴拓城點蒼山色正青青」之句見朝天集
沐璘食點蒼山雪詩有「竭來鶴拓城獲此蒼山雪」之句正德志卷二十四並
以鶴拓稱大理景泰志卷五曰「大理舊名鶴拓」即謂此也
鶴拓之名於義無徵考之即乾陀羅之異譯也波斯國拉史哀丁

Rachid — ed — din) 之史記彙編曰「中國 (Cathay) 按契丹即稱中國之南有
國中國人名之曰大理 (Dai — Lion) 蒙古人名之曰合刺章 (Kar

ajang) 印度及迦濕彌羅 (Kacmira) 語則名之曰乾陀羅 (kan-ja

1) 即吾人^{按波斯語}所稱爲之 (Kandahar) 是也」則梵語稱雲南爲乾陀

羅也據緬甸史書載「十一世紀時阿那律陀 (Anoyata, Anuriddh

2) 王曾求佛牙於乾陀羅邏閣 (gandhalara) 而未得」此地名世

人已知即在雲南故晚近緬甸史書已改稱乾陀羅邏閣爲雲南然

乾陀羅在印度之北或疑非在雲南伯希和 (Paul Pelliot) 交廣印

度兩道考曰「越南半島^{按中南半島}印度化之民族咸有在其地建設一

新印度之習慣曾將印度地名移置於其國內有時將本地之名梵

化有時竟以印度之名名之^{按此種情形中南半島多有之}雲南處越南半島之北與乾陀

羅 (Gandhara) 在印度之北相似且乾陀羅四面有山欲達雲南亦

應經過山岳此種地勢方位已有稱雲南爲乾陀羅之理在 (Sasana

vamsa) 史書亦誌有迦濕彌羅乾陀羅 (kac, miragandhara) 一地謂

此地先非中國一部後併入中國版圖有人枉尋中國國勢何以能

達到印度乾陀羅之理殊不知此地即雲南也」此說甚精審蓋雲

南與乾陀羅有類似之點故緬甸人稱雲南爲乾陀羅乃假梵名實

非一地^{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曰乾陀羅國在中印度北北印度南二界中間}而雲南亦以之自名鶴拓即乾陀羅之

音近異字也

乾陀羅梵名之 (Gan) 對音鶴 (Dha) 對音拓古音當相近廣韻鶴^{下名切}

在匣母惟古喉牙音相通即唐代印度譯名凡梵音之^或漢譯作

匣母字者往往而有如 (Ganga) 多譯作恆河^{西域記作殘伽} (Ghazni) 西域記

作鶴悉那^{北史作伽色尼} (Kunduz) 西域記作活國則梵音 (Gan) 拉施哀丁作

(Kan) 漢譯作乾南詔譯音作鶴音自相近也又南詔語^{即今白子語}無收

聲_二或_三凡借用漢字音讀收聲_二或_三者失其附聲而微有_二或_三之音略近入聲收聲_二故_三(Gan)之音稍變爲(Gak)也 又廣韻鶴拓二字並在鐸韻假定音讀爲(ok)汪榮寶歌戈魚模古讀考曰「唐宋以上凡歌戈韻之字皆讀_二不讀_三。」又曰「魚模轉入則爲藥鐸藥鐸之韻攝爲(ak)」若然則鶴拓之音南詔讀(Gakthak)或(Gakthar)即爲(Gandhara)之譯音南詔之又名鶴拓即乾陀羅異譯可得而說也

伯希和又謂梵語(Gandha)此言香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曰乾陀羅國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曰遍也言遍此國內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又翻譯名義集卷二曰「健陀邏隋曰香行國」又翻梵語卷五曰「乾陀者香也」卷七「健陀譯曰香也」則妙

香之印度名稱與乾陀羅名稱並著以乾陀羅之義稱大理爲妙香國也疑鶴拓稱雲南時即有妙香之名故或名鶴拓或名妙香國也後人不解鶴拓妙香稱大理之由來乃望文生訓如謝肇淛滇略卷十曰「蒼洱舊爲澤圖有老僧鑿河尾洩水當初洩水時林藪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鶴日從河岸行人尾其跡始得平土以居故大理又名鶴拓」此以鶴拓二字之義附會之康熙大理府志已辨鶴拓平地之說不可信至如雍正志謂「大理城南雙鶴橋所以紀念二鶴之說尤爲無稽景泰志萬曆志並載雙鶴橋尙無此說也 明一統志卷九十曰「太和縣西點蒼山中峯之半香從空來芬芳襲人」楊慎點蒼山遊記亦有「翠微有崖異香酷烈」之語此以妙香之說而附會之臥雪堂集滇南釋教論曰「妙香國之名古經無之殆

因蒼山之香而附會耳」其說倒持實因妙香國之名而附會點蒼之香也 以上所考大理之稱鶴拓稱妙香出自梵語即假印度乾陀羅之名名之此可證唐乾符年間雲南之梵化然不能謂雲南古爲印度妙香國也 以此推之西洱河之有雞足山畢鉢羅窟靈鷲峯亦如此例假託之名豈能認爲一地也

摩騰竺法蘭建寺辨妄

萬曆志卷十三曰「感通寺又名蕩山寺漢時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時建」自後志書多從此說釋同揆蒼洱叢談亦曰「感通寺摩騰竺法蘭建自西天來從此入秦」

考此說始見於張統蕩山寺記洪武二十三年張統奉命存注無極禪師無極持狀請爲之記乃據所請之語錄之有「感通寺宗輩相

傳爲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時所建」之語蓋茲寺較古說者以爲中國始有佛法即興茲寺故託之摩騰竺法蘭也然慧皎高僧傳摩騰（Kasyapa - Datanga）竺法蘭（Dharmaraksā）隨蔡愔秦景等自西域道至洛陽非自滇道入中國則謂摩騰竺法蘭行經滇時建寺之說不可信說者亦非有本安寧縣志法華寺後有晒經石相傳爲蔡愔取經遭雨晒此遺數葉遂成靈跡之說亦以意虛構也